

黃埔將帥

第七卷

黄 埔 将 帅

主 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陆军中将范汉杰从黄埔到政协常委

范汉杰，名其达，字汉杰。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陆军中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第十师副师长、浙江警备师师长。1932年从德国留学回国后，任第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事学校教育处长及高教班主任、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被委为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等职。1948年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尚未到任即调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是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8年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并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黄埔学生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

范汉杰，1896年10月2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父亲范之准（字海门）知书识礼，热心桑梓教育事业。光绪末年，范之准曾与乡人范贞士、林英三、陈介孚等，将家乡废旧的宝月寺加以改造，创办了梓里公学，并亲自担任该校校长达二十余年。范汉杰有嫡庶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四。

幼年范汉杰随父就读西翰轩（即今大埔仰文小学），稍长入梓里公学就读。1910年，范汉杰与三哥一起同到广州，原拟入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因不谙粤语，遂改入优级师范附属理科学习。1911年夏，范汉杰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1913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该校，旋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1918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炯明）军事委员。1919年，任福建凉厦公路（凉州至厦门）测量队长。1920年，范汉杰任两广盐运使

署缉私总稽九江缉私船管带,后调任江平舰舰长。1923年后,范汉杰历任桂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刘震寰)中校参谋、作战课长、第六路军司令等职。

1924年5月,范汉杰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员第四队。毕业后,曾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排长、第二团副连长等职。1925年夏,范改任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少校参谋,后改任第一师第一旅中校主任参谋。同年,国民革命军成立,范汉杰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陈铭枢)第二十九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一、二次东征之役。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范汉杰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上校团长,率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江西德安马回岭战役。同年10月,范升任第十师副师长(师长蒋光鼐)。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范奉蒋介石之命调浙江,任浙东警备师师长,为黄埔学生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之一。1928年,浙江警备师编入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此后,范被保送到日本考察军事,接着又赴德国,在德国的各个军事学校见习,直到1931年才回国。

1932年1月,范汉杰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随十九路军参加了淞沪抗战,抗击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后十九路军进驻福建,范汉杰任闽省绥靖公署(公署主任蔡廷锴)参谋处处长。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率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旨在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范参与了这一行动。当时,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蔡廷锴任总司令,范汉杰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十九路军时,蔡廷锴派范汉杰亲赴厦门,找蒋介石的第三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商洽对十九路军进行和平改编事宜,以图保存部分抗日力量。不料范离开十九路军后,该军旋即被蒋介石消灭,余部被改编。

此后,范汉杰一意追随蒋介石。1934年秋,范调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第一营第四连连长。1935年,范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师参谋长(师长黄杰),先后随军驻防保定、徐州一带。1936年9月,胡宗

南的陆军第一师扩编为陆军第一军，胡升任军长。经胡宗南保荐，范汉杰升任第一军副军长。1937年初，范又兼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主任。

曾受朱德指挥的陆军中将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9月，胡宗南、范汉杰率第一军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历时两个多月。同年11月，淞沪抗战失败后，范率部退到河南归德、开封、信阳等地区，继续参加抗战。1938年4月，范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5月，范改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9月，范汉杰接替桂永清任陆军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并兼任郑州警备司令。

1939年8月，范汉杰率第二十七军（辖第四十五、四十六两个师）二万余人，挺进晋东南，在中条山地区先后同日军第二十师团和三十六师团作战，历时两年。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二十七军曾一度受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同八路军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没有公开对立。当时，范汉杰还曾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干团晋南总队总队长等职。

1941年5月，日军为了切断的陇海路，威胁西安，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此时第一战区卫立煌，范汉杰等为确保晋南战场要地，以主力配置于长约17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中条山区内，前依险峻之山隘，背靠黄河之湍流，与日军激战，阻止日军南进。5月中旬，范接卫立煌之命，率第二十七军突围，撤回河南，转向日军背后攻击。

1942年春，范汉杰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此时范受胡宗南之命，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同年8月，范调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所部驻平凉。后范汉杰又任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44年12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范汉杰任第一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范汉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范汉杰继续在胡宗南的第一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年4月,范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副主任。同年6月,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总长陈诚)。9月,郑州绥靖公署改为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所,范受命任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顾祝同)兼郑州指挥所主任。

飞向内战前线

1947年6月,范汉杰奉命调往山东青岛,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9月,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转入外线作战后,国民党为了迅速解决山东问题,以便转兵他用,制定了进攻胶东解放区的“九月攻势”计划。命范汉杰指挥第八、九、二十五、四十四、五十四、六十四等六个整编师二十个旅,组成胶东兵团,分路向解放区进攻,先后占领解放区十余座县城。此时,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山东兵团)以两个纵队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消耗疲惫国民党军,主力两个纵队另两个师则隐蔽在进攻之范部的侧后诸城地区。10月初,范部第四十五、六十四师一万二千余人在胶河以西之饮马、山阳庄地区被解放军山东兵团所歼。11月,解放军发起胶(县)高(密)追击战,再歼范部万余人。12月,解放军又进行莱阳战役,歼范部一万七千余人。至此,范部在短短四个月内,被歼六万三千余人,国民党掀起的“九月攻势”以范汉杰第一兵团的失败而结束,是月,范汉杰被解除第一兵团司令官兼职。1948年1月初,范汉杰奉调回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

自1947年5月起,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相继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东北全境的国民党军,被打得焦头烂额,退守锦州、沈阳、长春三大城市。锦州乃华北连接东北的咽喉之地,对国民党来说,锦州之得失,将关系到东北战场整个国民党军的安危。1948年1月2日至7日,在沈阳市郊西北的辽河边公主屯地区,新编第五军陈林达部两

个师(第四十三师、第一九五师)全部被解放军歼灭。军长陈林达、师长留光天、谢代蒸等被俘,形势十分危急。10日,范汉杰奉命陪同蒋介石、刘斐(国防部作战次长)、俞济时(总统府军务局长)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追查新编第五军失败之责。11日晚,蒋、范、刘、俞飞返南京。15日,国民党发表范汉杰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秦皇岛。范汉杰任职后,即派前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唐云山率领司令部原有人马,从青岛开赴秦皇岛,组织新的司令部。另把陈诚嫡系部队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师由水路运往葫芦岛转到锦州,归第六兵团孙渡指挥。1月17日,蒋介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

此间,范汉杰因与卫立煌的矛盾,向蒋介石请辞新职,蒋只准假一个月回广东一行。范回广东,将散居潮安、汕头的子女带到青岛,转台湾亲戚处照料上学,并于1月底返回南京。1月31日,范汉杰在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罗卓英(东北行辕副主任)等会商华北与东北的联防部署。2月1日,范汉杰、罗卓英飞返沈阳复命。

为求速死自报身份

1948年2月间,范汉杰先到秦皇岛,后到葫芦岛供职。此时,归范汉杰指挥的部队计有:

(一)第六兵团孙渡部,辖第九十三军三个师(暂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二十师、暂编第二十二师),另有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

(二)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师。

(三)暂编第六十师陈膺华部(辽阳县保安总队改编)五千多人。

(四)暂编第五十师吴宝云部(热河地方部队改编)约三千余人。

(五)暂编第五十五师安守仁部(由守备铁路的交通部队改编)约千余人。

(六)第九十二军第五十六师王有湘部。

(七)交通警察指挥部司令汤毅生所指挥的三个交警总队,每个

总队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

(八)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司令何世礼部。

3月1日,范汉杰到达秦皇岛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视事(5月20日,该司令部移驻锦州)。此次奉调,范汉杰部旨在“作为两个战区接合部的联系,恢复沈锦间的交通,以及维持锦州、锦西两地的生产”。在赴秦、锦前,范汉杰曾先到北平、沈阳、南京等地请求抽调部队,整补训练;向铁道部交涉修复大凌河铁路工程器材;与东北行辕(5月19日撤销改为东北“剿总”)经济委员会协商派员主持锦西、锦州的工矿生产。后范汉杰又到山东,将留在烟台一带的第八军李弥部四个师扩编为六个师,组成两个军的兵团。直到6、7月间,第九军黄淑部(以第一六六师为基干)调到锦西附近,第八军周开成部(以第四十二师为基干)调到秦皇岛附近。由于华北“剿总”在冀东、热南进行“扫荡”,第八军周开成部奉调滦县接替第六十二军林伟俦部的防务。7月间,汤毅生部的交通警察部队两个总队被冀东人民解放军歼灭。不久,第八军、第九军及烟台李弥兵团,分由葫芦岛、烟台调到苏北徐州战场去了。

范汉杰此时深感锦州、山海关兵力不够分配,指望关内再调部队来恢复沈锦间的交通,亦是难事,于是电请卫立煌(此时已接替陈诚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和蒋介石,建议把沈阳的各军中缺额最多的师,将士兵补充其他各师,各师干部则由沈阳空运锦州,山海关地区,由关内运来新兵,以该师原番号重新成立部队。当时从沈阳运来的有新编第六军暂编第六十二师刘梓皋部(驻锦西);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张越群部(驻山海关);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四师黄建镛部(驻兴城后调塔山);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黄文徽部(驻松山、高桥),开始整补。

1947年7月下旬,范汉杰依照蒋介石、卫立煌的指示,将锦州、山海关的部队编成四个军:

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编补足额兵员装备;

第五十四军阙汉騫部两个师,又将锦州铁路局警务处朱茂臻部

改编成暂编第五十七师归五十八军建制；

新编第八军沈向奎部，辖原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原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和成立不久的暂编第五十五师；

新编第五军刘云瀚部（后改为第八十六军），辖原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暂编第六十师、暂编第五十师。

此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到锦州、锦西、兴城、葫芦岛视察部队和城防工事。7月20日，蒋介石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7月底，范将部队改编完毕，便从山海关转北平。8月2日，范又赴南京参加整军会议闭幕式。当日蒋介石约范汉杰午餐。午餐时，范因和卫立煌的矛盾，向蒋坚辞一切职务，蒋不准。从蒋处退出后，范又遇参谋总长顾祝同，于是又向顾辞职并告假到台湾（此时范的家属在台湾），顾不能决定，只许范短假到杭州休息，不得他去。范遂到杭州休息，并电卫立煌辞职。8月18日，范回到南京。19日谒见蒋介石，蒋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派飞机于次日（8月20日）送范返锦回防。范到锦州后又去沈阳见卫立煌请求准予辞职，卫不准，说：“不要辞，大家都是老朋友，共同努力。”范此时深知东北局势危急，内部意见分歧，矛盾诸多，卫立煌、廖耀湘和范汉杰互有嫌隙，却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回锦州任职备战。

范汉杰在锦州，一面改编部队，加紧训练，一面营建钢筋水泥的城防工事。范命所部以连为单位，构筑一个个坑道闭锁式的子母碉堡，阵地外围挖掘深两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企图凭借这些工事作最后挣扎。1948年8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从长春、沈阳、新民、辽中各地挥师南下；阜新、彰武、黑山、北镇一带的解放军沿交通线向义县包围。9月初，绥中、兴城、锦西一带范部已与解放军接触，有时发生激战，交通通讯多被破坏。此时，范汉杰根据所得情报，决心迅速集中三个军的兵力于锦州，计划将义县的第九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师王世高部撤回锦州，其防御部署是：

（一）新编第八军沈向奎部全部集中锦州，归第六兵团孙渡指挥。

该师驻锦州东面紫荆山(紫薇岭)到松山地带,占领既设工事担任守备;并昼夜加强工事设施,注意各种武器火网的构成及夜间射击的设施;并与北面和西南面第九十三军取得联系。

(二)第九十三军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担任锦州北面和西南面包括飞机场地区的守备,占既设工事,并昼夜加强工事,注意各种武器火网的构成和夜间射击的设备,并与锦西的新编第八军取得联系。

(三)驻山海关的新编第五军刘云瀚部,迅速分水陆两路向锦州集中,作为指挥所的总预备队。

(四)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集中锦西,担任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守备。

(五)炮兵部队归炮兵指挥官黄永安指挥,进入既设炮兵阵地,协同各军战斗。

(六)通讯兵团迅速构成指挥所、兵团部、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兵站总监部之间的有线通信网络。

(七)第十兵站总监部负责各军、师的粮秣弹药的补给事宜。

范汉杰防御部署计划拟就后分报沈阳卫立煌、南京顾祝同后,卫复电不同意王世高部撤出义县,驻山海关的刘云瀚部应待华北“剿总”派部队接防后才可集中锦州。此时,义县附近双方已经交火,绥中的张越群师一个团,兴城的朱茂臻之一部,亦已进入战斗,兵团均被解放军部队所牵制,不能适时向锦州靠拢。锦西外线也不断发生激战。范汉杰为了保障锦西至锦州的交通,乃命暂编第六十二师刘梓皋部守塔山;第八十八师黄文徽部移驻锦州旧城,南连刘梓皋部,西连第九十三军暂编第八十八师守飞机场三部队,并向虹螺岬(旧锦西)方面警戒侦察解放军的情况。同时在刘云瀚部未到锦州之前,电请沈阳先空运一个军到锦州协防。

9月25日,锦州通义县的重要前哨据点冒山屯、葛文碑、薛家屯被解放军占领,锦义间交通断绝,为夺回锦义公路两旁的据点,并收容义县王世高部溃退的部队,范汉杰命第九十三军暂编第二十二师李长雄部和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杨朝纶部、暂编第十八师景阳部(原

守飞机场部队)共同争夺二郎洞、娘娘庙大山的据点,双方激战,李长雄、杨朝纶两师伤亡较重,遂退到锦州西边小凌河起至化学合成工厂亘北面小高地东西之线以及小凌河南沿铁路工厂到营盘之线与解放军对峙。此时义县、绥中、兴城均在激战之中。

同时,在解放军的袭击下,塔山和陈家屯通锦州的铁路桥多处被毁,交通中断。解放军随即攻击塔山。刘梓皋师向锦西的第五十四军方面撤退,不能归还建制。第八十八师黄文徽部亦逐次向飞机场南和松山西端高地移动。

9月27日,卫立煌、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援锦。到28日黄昏止,第四十九军只有第七十九师(欠一个团)空运抵锦。29日锦州飞机场跑道为解放军炮火所控制,空运停止。就在同时,绥中、兴城均被解放军占领。10月1日,义县解放,第九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师守义县部队全部被歼,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等被俘。

此时,范汉杰困守锦州,十分危急:锦州所需炮弹要靠空投;锦北阵地 in 激战中;解放军一部在紫微岭与范部激战后已向松山高地延伸;东起南山农场到松山最高点的东西线之间,发生激战。于是,范汉杰命刚刚空运来的第七十九师两个团加入正面战斗。第八十八师黄文徽部奉命在松山西端高地与解放军激战,屡屡失利,锦州所有外围据点先后被解放军占领,范汉杰不得不后退锦州旧城守备。

10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从北平起飞给范汉杰空投一信,问范能不能将锦州军队撤到锦西?范汉杰复电蒋介石,不主张撤出锦州。并说,如能以锦州的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关内和沈阳抽调两个有力兵团,在锦州地区与解放军作一决战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10月6日,锦州更处危急之中。由国民党组织的自关内的“东进”和自沈阳的“西进”两个援锦兵团的各军,刚开始集结,进展缓慢。于是范汉杰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锦州军撤到锦西,与关内部队会师后,夹击塔山解放军,然后再回师北上,会合沈阳“西进”兵团与解放军的围锦部队决战;部队准备夜间行动,并分报

蒋、卫。卫复电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范遂不得不中止计划，仍在锦州旧城与解放军激战。

此时，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和廖耀湘的“西进兵力”分别在塔山和黑山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军队损失惨重，始终无法前进。

锦州旧城的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9日，范急电葫芦岛部队增援。设在锦州铁路局办公大楼住宅的范汉杰指挥所，在解放军的猛烈炮击下，电报电话不断遭到破坏，与各部通讯中断，有的伙食送不上去，伤兵救不下来，死亡的不能及时埋葬。锦州全城士气极端低落，苦闷，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

10月12日，范汉杰的指挥所移到锦州车站南四大街中央银行楼下，第六兵团孙渡司令部在南四大街锦州邮局内，两者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之遥。城内各据点、交通线，完全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解放军的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逐次接近范部守军阵地，并用炸药爆炸范部守军据点里的重机枪堡垒阵地。锦州旧城西南化学合成厂地段最先被突破，解放军接近市区。

10月14日，锦城全线战斗激烈。锦州车站北亘铁路工厂营房、锦州纺织厂、纱厂、锦州南面小凌河北岸碉堡，已被解放军包围。此时，范部守军伤亡惨重，已无预备队使用，炮兵团炮弹告罄，中止射击。同日下午，锦州旧城内弹药库以及锦州车站西边地下汽油库为解放军炮火击中起火；市南碉堡多被突破，入城解放军由南向北扩展，旧城市区进入混战状态。下午4时许，范汉杰与参谋长李汝和、锦州警备司令卢浚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黄永安等开会决定，当晚向锦西突围，计划以景阳师（暂编第十八师）为先头部队从锦州东南方向突围。撤退时北面部队向北猛攻，掩护突围部队从东门附近徒涉小凌河，经南山盐场附近向高桥、塔山与陈家屯之间突击，突围后拟与从锦西向塔山攻击的部队会合。

是日黄昏，范即按计划开始行动。范汉杰同卢浚泉、李汝和及特务团一部，从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向东门移动。范、卢、李一行刚离

开司令部就为突入南市区的解放军所发觉,受到火力阻击,以致随逃部属未能跟上。出城后,经南山农场,徒涉小凌河后,各自寻找残部,相互散失。

10月15日拂晓前,与卢浚泉、李汝和等散失的范汉杰在松山东面一间小窝棚内喘息,打算昼伏夜行。是日锦州解放。下午4时许,范汉杰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摸去,在途经西海口去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潜伏哨兵俘获(卢浚泉、李汝和等亦在另地被俘),接着被押解班吉塔。范汉杰自思身为方面军的指挥官,丧师失地,难逃蒋介石的治罪;又有同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罪恶,如今生俘,绝无幸免之理,为求速死,乃自报身份。后被转送人民解放军总部俘虏收容所。

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被俘后的范汉杰,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历时十二年。改造期间,范汉杰和其他战犯一道,在劳动中不断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泥垢水。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伟大的国家。196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批特赦战犯时,范汉杰获得特赦,终于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获释后,范汉杰在北京市郊区红星人民公社园艺队工作。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成社会主义道路。1962年,范汉杰任全国政协文化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先后撰写有《胡宗南率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的经过》、《锦州战役回忆》等文史资料。1964年,范汉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委员。

1976年1月16日,范汉杰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岁。

范汉杰懂日、德语,曾有《德国步兵小动作》等译著。

卢浚泉从国民党陆军中将到新中国政协委员

卢浚泉，彝族。陆军中将。原昆明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的幺叔，与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是亲戚。曾任云南近卫第一团团团长、第一旅旅长、第一集团军暂编第十八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军长、第六兵团司令。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战役中被俘。1959年，获人民政府特赦释放后，任云南省政协秘书处专员。1978年，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以身家性命担保革命干部

卢浚泉，云南昭通炎山人。1899年生。他是个遗腹子。母亲多病，依靠卢汉的母亲赡养，从小和卢汉一块读书长大。他毕业于昭通小学，1918年入昆明成德中学。毕业后志愿从军，于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1924年，被选送广州黄埔军校轮训班。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连长、营长。

1927年，卢浚泉回云南工作，先任卢汉的第九十八师中校参谋，继任龙云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部军官候补生队大队长。曾泽生、潘朔端等分任大队附、中队长，组训军事干部。他们除从严进行军事训练外，还用进步的思想教育干部。大队部门口竖立着醒目标语：每餐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之职。”把齐步，跑步的呼号，改为“奋斗牺牲！”他们还创办了《新武力》校刊，宣传“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思想。因被特务告密，蒋介石派王伯龄来昆查办，以“异党”罪行，责令龙云解散军官候补队，将卢浚泉等拘押。直到王伯龄离滇，龙云、卢汉才将卢浚泉等释放出狱，还要他们把解散了的军官候补生队学生召集回来，重新组队，改称第九十八师军事

队,继续训练。这个队曾随军出发广西参加作战,获得实际锻炼。军事队的师生后来成为龙云、卢汉部队的骨干。卢浚泉用人公明,爱才若渴。他注意选聘陆军大学、各兵科学校、黄埔军(分)校毕业员生,对品学兼优,坚决执行命令者,委以重任。对执令不严,公然违反禁令者,不稍姑息,革职调职,有的甚至加以鞭挞,赶出军营。他言出法随,纪律严明,有威可畏,官兵信服。卢浚泉一贯强调“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而不精,与不练同”。他要求官兵共同劳动,修筑公路,建造营房;修缮好厨房厕所,灭蝇灭蚊,灭疥灭虱;提倡体育,增强体质。他强调经济为军人之命脉,要求经济公开,廉洁奉公。

1930年,卢浚泉被调任第九十八师第三旅第六团营长。1931年,升任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部(总指挥龙云)卫士大队(警卫团)大队长。后来这个大队所属的营分编成为云南河口、个旧、滕永独立营,分驻在云南沿边各要地。

1933年,卢浚泉被任为云南省补充大队(团)大队长。1935年,编成龙云的近卫第一团。1936年,中央红军二、六军团北上抗日,途经云南,该团在第三纵队司令孙渡、旅长张冲指挥下,在寻甸普渡河地区进行阻击,前哨小有接触,红军转移前进,该团旋即奉调回昆明。1937年,龙云以近卫第一团为基础,扩编为近卫第一旅,以卢浚泉任旅长。近卫旅所属的三个团队列整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堪称当时云南部队的模范,无论是驻军卫戍,迎宾仪仗,校阅操演,龙云都以该部为代表受检。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临校阅,也点头称好。

抗日时期,近卫第一旅编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战斗序列,守备滇南。1941年,改编为陆军暂编第十八师,卢浚泉任少将师长。1943年,继任第一集团军第一路军指挥官,指挥暂编第十八、二十、二十二师三个师。1944年,该路军编为陆军第九十三军,卢浚泉升任中将军长。抗战胜利,卢浚泉率部随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进驻越南北方接受日寇投降。卢浚泉还兼任越南首府河内的警备司令。

朱家璧(朱嘉弼)原系近卫二团干部,于抗战初北上延安参加革

命。后经中共组织决定回云南,利用历史渊源,开展工作。时卢浚泉任暂编十八师师长,就以僚属关系,约朱家璧任该师营长、副团长、师直属队督训主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后他推荐朱家璧任卢汉的第一方面军特务(警卫)团团团长。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武装解决龙云,发动“昆明事件”的同时,曾电令卢汉将朱家璧速解重庆讯办。卢浚泉与卢汉密商应付:一面借口“侦查讯问”,推拖时日;一面由卢浚泉复电蒋介石说,朱家璧自到所部无异动,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免解重庆,并由现职少将军官三人具保开释了朱家璧及其他被拘人员。

率九十三军参加内战

蒋介石用武装改组云南省政府,解决龙云后,命令卢汉负责指挥入越受降的第六十、第九十三两军开赴东北,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参加反革命内战。

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奉命从越南海防上船开拔,取道越北芒街回国,再经广西东兴徒步到广东北海乘船,于1946年2月抵上海宝山县。6月,第九十三军在曾泽生的第六十军之后抵达东北,驻防锦州及其附近地区,归时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所指挥。卢浚泉愤慨地说:“真是奇怪!我们在云南所碰到的就是老陕(指关麟征,关是陕西人,曾任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来到东北碰到的又是老陕(指杜聿明,杜亦是陕西人),简直是老陕的天下了。”

是年9月间,卢浚泉奉第六兵团司令孙渡的命令,率领第九十三军,与第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及第七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进攻热河,由于人民解放军主动撤退,这些部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先后侵占了热河的重要城市承德和赤峰。

1947年6月间,解放军又向四平街进攻,战况十分激烈。卢浚泉奉杜聿明之命,率部由热河赤峰一带赴四平街增援。当第九十三军到达四平街时,解放军又主动撤走,因而守四平街的第七十一军幸而免于被歼灭。

1947年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取得辉煌胜利,接着又发动更强大的冬季攻势。国民党军在这两次战役中被歼灭十余万,逼得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3月,新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范汉杰由秦皇岛进驻锦州后,第六兵团归入范的指挥序列。此时,卢浚泉兼任锦州警备司令,第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兼任副司令。范汉杰派指挥所高参王潜生任参谋长、沈阳“剿总”高参派驻锦州指挥空运主任杨兆铭兼任督察处长,其余人员由指挥所和第九十三军派人兼任,参谋长和督察处长负实际责任。

第六兵团原来仅指挥第九十三军,卫立煌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后,即将云南军队第六十军所属的杨朝纶的第一八四师归第六兵团指挥,并命孙渡成立暂编第五十五师。是年5月间,蒋介石调孙渡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卢浚泉接任第六兵团司令官。他一上任,第一八四师和暂编第五十五师就由锦州指挥所直接指挥。有一天,第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由锦西来向他汇报,范汉杰命令第一八四师即日开山海关,编入第八十六军建制,问他怎样办。卢问其愿意不愿意去?杨说不愿意去,所以才来报告。卢说,既是这样,你可向范汉杰辞职,并写信与卢汉说明经过。卢浚泉即电蒋介石,大意说明第一八四师不宜编入第八十六军的建制,请暂时仍归第六兵团指挥。蒋复电照准,并令第一八四师开至锦州。

当时防守锦州的兵力为七个师,守义县的一个师。第六兵团根据指挥所的防御部署,下达如下的概要指示:暂编第二十师担任义县防守任务;暂编第十八师担任自女儿河东侧高地至188高地防守任务;暂编第二十二师配属第一八四师一个团担任自二郎洞东经合成燃料厂、黑山团管区前沿高地并延伸至配水池、旧市政府前沿之线防守任务,与暂编第五十四师阵地相结合;第一八四师(缺一个团)为兵团预备队。

1948年8月间,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从义县视察防务回来,知道解放军第三纵队到了义县西北的北票地区,义县至阜新的公路